

# 语气助词“吧”的情态解释

徐晶凝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语气助词“吧”的主要功能在于参与句子的情态表达, 对它意义的归纳或描写应该以它的情态表达作为依托。本文结合“吧”的实际用例、它与其他语气助词的对比以及汉日对译语料的分析, 对“吧”的语法分布及语义作出情态上的解释。认为“吧”的情态语义为“对命题内容作出推量, 并要求确认”。大量运用于祈使句是“吧”之情态语义语用化的结果。不同语言的语气助词在情态表达上的特点在语言类型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情态; 情态语义语用化; 语言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 H14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3)04-0143-06

语气助词“吧”是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一个虚词, 吕叔湘、胡明扬、陆俭明、王力、邵敬敏等都对它有过研究。我们认为以往对“吧”的研究存在一个盲点——“吧”对情态表达的贡献以及“吧”的使用动机。“吧”的主要功能在于参与句子的情态表达, 对它的意义的归纳或描写应该以它的情态表达作为依托。本文试图结合“吧”的实际用例、它与其他语气助词的对比以及汉日对译材料的分析, 对“吧”的语义及语法分布作出情态上的解释。

说话者在描写客体事件、传达客观命题内容的同时, 也要表达他个人的主观看法和态度, 这部分内容称为情态。根据莱昂斯(Lyons), 情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说话者对命题内容的看法和态度, 一方面是说话者对命题所描写的情景(situation)的看法和态度, 包括对听话人的考虑。[1] 印欧系语言情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情态动词(modal verb)为载体的“可能性”(probability)与“必然性”(necessity)、知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与义务情态(deontic modality)的研究之上。但是, 对汉语来说, 情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语气(口语中一般称“口气”)<sup>①</sup>, 语气助词是它的主要语法表达手段。语气助词怎样进行情态表达, 有待详细研究。本文以“吧”为例, 做一初步探讨。

## 一、“吧”的情态语义

胡明扬认为“吧”是“表态语气助词, 赋予说话内容以不肯定的口气”[2], 我们认为这一概括基本上能反映出“吧”的语义, 但是还不够准确, 我们将“吧”的语义表述为“对命题内容作出推量, 并要求确认”。

先看一些具体用例:

(1) 可馨追问, 赚钱很上瘾吧, 爱宛道, 上瘾, 空手套白狼最难, 到了钱生钱的阶段就简单多了。[3]

(2) 我说, 你昨天晚上来过? 不可能吧, 昨天晚上下那么大的雨, 你怎么会来? [4]

(3) 兰紧接着说, 你不是在演戏吧? 说完, 兰轻轻地笑了。[4]

(4) 菊花实在道: “那看跟谁比了, 反正我随身带的流动资金, 总不能少于二十万吧。”[3]

例(1)中, 可馨根据爱宛的经营状况作出一个

收稿日期: 2003-03-08

作者简介: 徐晶凝(1971—), 女, 山东威海人,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

① 印欧语也有语气表达, 通过语调、you know 等语言手段, 但是因为不存在专门表达语气的词类, 所以一直未被作为情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

推量,使用“吧”以征求爱宛的认可。例(2)我根据天气状况作出推断“你不可能来”,但是又有所保留。例(3)兰根据听话人的表现作出推断“你在演戏”,但是使用“吧”还想得到听话人的确认。例(4)菊花对自己随身所带流动资金的多少作出推断,虽然实际上比听话人有把握得多,但使用“吧”以避免武断印象。这些例句中,尤其是后三句,说话人实际上不存在“对说话内容的不肯定”,只是要求听话人对推量加以确认而已。从认识情态的角度来看,“吧”是一个很强的认识情态标记,它所关心的是听话人是否认可命题为真,而非说话人本身对命题内容的肯定与否。

在实际使用中,“吧”的情态义还常常得到其他表示推量的语言形式的加强。如“不可能、不会、该、也算是、总、大概”等词语常与“吧”共现。如:

(5)但她气不过,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爱宛。爱宛道:“不会吧。”[3]

(6)毕竟这几年她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且无所求,该是有目共睹的吧。[3]

(7)可馨不想细说,便搪塞道:“也算是下海吧。”[3]

(8)可馨说你总得有办公的地方吧,她说库房附近有闲置的房间。[3]

“吧”的这一情态语义,还可以通过汉日对译情况得到佐证。在日汉对译作品中,译成“吧”的日语表达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动词推量形:よし俺が奉加账の笔头をやるうぜ

2. 专用推量形式:かもし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だ  
ろうだらうかだらうなでしよう

3. 否定疑问形式:じやないか

4. 动词命令形:悪かつたとあやまれえ兵どんあやまれ![5](P91)

5. 祈使句式:くださいなさい

这几种形式,除了动词命令形和祈使句式外,其他三种形式都主要用于表示推量,特别是だろう疑问句是“一种预料听话者对询问内容能给出

肯定性确认的问句”[6](P78),它与“吧”的对译,正好证明“吧”在情态表达上其出发点是对命题真值的关心。

## 二、“吧”的语法分布及其情态解释

“吧”可用于祈使句、是非问句和陈述句,不能用于感叹句。

在我们的统计语料中,“吧”最常用于祈使句,约占56%,其次是疑问句。这与曹大峰利用“中日对译语料库”得出的统计结果大体一致。根据曹的统计,“吧”出现频率最高的用法集中在意志行为句,占69%。<sup>①</sup>

我们需要作出解释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吧”为什么不能出现在非是非问句和感叹句中?二是为什么它用于祈使句的频率那么高?三是如何解释“吧”用于句中的现象?

1. “吧”的语法分布,反映出情态表达上的特点。因为“吧”是“对命题内容作出推量,并要求确认”,这一情态语义决定了在用“吧”的句子中,说话者必须提供给听话者一个明确的可以对其作出判断的信息。选择问、wh疑问句中均无需要取得听话者认可的信息项,所以不能用“吧”。感叹句本身表达说话者比较强烈的感情,是说话者个人对外界的感受,不含有要求听话人对命题真值的确认要求,因而感叹句中不用“吧”。

2. “吧”为何大量运用于祈使句?我们所归纳的情态语义能否适用于祈使句?

我们认为“吧”大量运用于祈使句是“吧”之情态语义语用化的结果。先看一组例句:

(9)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外经委……既然你知道他在那儿,干吗还要去?该不是有预谋的吧?[3]

(10)遂想到若上有爱宛这样雄厚的实力,自己该不会这样惊慌吧。[3]

(11)毕竟这几年她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且无所求,该是有目共睹的吧。[3]

(12)婆婆忍不住板着脸对她说:“沈伟的头上都见了红,你也该闹够了吧?”[3]

(13)这时杨校长检查完过来说,该散了吧,这样影响

① 曹大峰:a. 论语气助词“吧”的基本语义与功能系统(未刊)。b. 认识モダリテイの日 中对照例一“だらう”と“吧”,第七回国立国語研究所論文,2000。

不好。[4]

这一组例句中,“吧”都和“该”字共用,但是语义上存在一个明显的过渡链。在例(9)中,说话人在疑问句使用“吧”作出推断并要求确认,例(10)、(11)虽然也是一个推断,但因为是对自己的一个推量,要求确认的成分已经有所减轻,例(12)则虽然表面上是要求听话人确认命题真假,实际上却是在发出指令一别闹了,例(13)则是一个直接的祈使。这组例句大概可以反映出“吧”的语用化机制:“吧”的情态语义在使用中,通过疑问句的祈使功能而弱化为单纯表示委婉口气,并固化在祈使句中。

“吧”的情态语义在祈使句中演变成“单纯表委婉口气”,有着它内在的可能性。因为“吧”要求听话人对命题内容作出确认,这就隐含有说话人对听话人权威性的认可,因而在用于祈使功能的时候,就容易给听话人“面子”:虽然命令是我发出的,但是是否可行还得得到你的认可。用疑问形式表达祈使功能是世界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吧”的语义潜势最初可能在疑问句的祈使用法中得到使用,随着疑问句祈使用法的逐步扩散,它就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单纯表委婉口气的助词,从而使原本的情态语义不再突显。

儿童习得语气助词的研究也可以证明这一演变扩散的假设。据李宇明、唐志东,儿童习得“吧”的顺序,大概是“低疑问句—‘吧’问句表示委婉祈使—无疑问用法(祈使用法)”。[7]就是说,在儿童习得“吧”的过程中,出现了用“吧”的疑问形式表祈使功能这一阶段。例如:

(d 要求姐姐抱她撒尿)你可以抱我吧?

(d 要爸爸为她换一张纸作画)爸爸,换换纸吧?

李、唐认为这些“吧”问句,“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只是对她的请求能否被顺利接受还有疑问”。[7]我们认为这一观察和我们对“吧”的语义语用化机制的分析正好吻合。

语气助词“啊”和“嘛”也可以用于祈使句,通过与它们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吧”的情态语义在祈使句中的残留,并可以回答为什么“吧”在祈使句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现象。

(14)可馨警惕道:“你别拿我当傻子啊。”[3]

(15)可馨瞪大眼睛说:“你不要瞎扯啊。”[3]

(16)沈伟只是敷衍地说了一句:“你小心点嘛。”[3]

(17)大嫂,有事好说,不要打孩子嘛! [8] (P655)

(18)我突然说,竹,嫁给我吧。[4]

“啊”用于祈使句,含有敦促听话人注意命题内容,并强迫(force)听从的口气,“嘛”用于祈使句中,含有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的口气,口气比较强硬。而“吧”则含有提出一种建议的委婉口气,不含有强迫听话人听从的意图。

若要连续使用“啊”“吧”发出同一个祈使,则一般先使用“吧”。如:

甲:走吧。(乙未动)

甲:走啊!听见了没有?

因为“啊”与“嘛”都含有对听话人面子的威胁,而汉语祈使句中又不存在其他表示委婉口气的手段,因而“吧”就成为说话人的首选,这是交际中“礼貌原则”的要求。但是“吧”的情态语义,又决定了“吧”用于祈使句时主要用于商量句、要求句和请求句,不能用于命令句。因为说话者使用命令句的前提是“说话者相对于听话者具有并有必要显示出绝对权威性”[9],“吧”的情态特点决定了它不可以用在命令句中。

另一方面,与祈使句比较起来,“吧”用于疑问句和陈述句的比例相对要低得多。这是因为与祈使句比较起来,陈述句和疑问句本身不带有对说话人面子的潜在威胁,因而,总的来说,只有在说话者需要对命题真值加以确认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吧”,在说话者对命题真值有足够把握或者说交际情景要求确切信息的时候,“吧”的使用是受限制的。

如:老舍文章中的一段对话。

“妈,老头这几天手里怎么样?”天真手插在裤袋里,挺着胸,眼看着天棚,脚尖往起欠,很象电影明星。

“又要钱?妈妈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

“不是;得作一身衣服;我自己不要钱。有个朋友下礼拜结婚,请我作伴郎,得穿礼服。”

“也得二三十块吧?”

天真笑了,扳着脸,肩头往上端,“别叫一百听见,这还是常礼服。”

“那——和爸爸说去。据我想,为别人的事不便——”

“不能就穿一回不是?!”

“你自己说去吧!”

妈妈不肯负责,儿子更不愿和爸爸去交涉。

“您和爸爸有交情,给我说说!”儿子忽然发现了妈和爸有交情,牙都露出来。[10](P295)

母亲听到儿子要做礼服,猜想礼服一定很贵,所以用了“吧”来向儿子进行确认,然后用“吧”对儿子进行建议,让他自己去与父亲说,母亲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是有所犹豫顾虑的,因而口气比较委婉,怕儿子生气。而儿子对母亲的话中,即使在祈使句中也未用一个“吧”字,口气颇为傲慢无礼,这既因为天真是一个不太孝顺、不太懂礼貌的儿子,也因为他本身对自己的话是不存什么疑问,没有什么顾虑。

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在实际使用中,当然也存在说话人对命题内容有把握,但是为了“面子工作”,还是使用“吧”的情况。如例(2)(3)(4),再如:

菊花道:“要不要先拿些钱去搞定他们?”可馨不觉矜持起来:“先不用吧,都是老关系。”[3]

可馨所做的“先不用”的推断,本不需要得到菊花的确认,因为在对“搞书号”的问题上,可馨应该比菊花更有发言权,但她使用了“吧”,从而给菊花留有一定的面子,同时,也给自己留有了回旋的余地。在这些用法中,说话人正是利用了“吧”的情态表达特点达到了交际的“礼貌”要求。

3. 除了用在句末外,“吧”也可用在陈述句中,分布位置大都在句中主位之后。张伯江、方梅认为用于句中的“吧”和“啊”已变成一个单纯的主位标记,原有情态语义已经丧失。[11](P43)我们同意他们关于语气助词用于句首位置时,语义向着“标示话题、标示主位的方向发展”以及“功能表现形式趋于定型化、完备化”的论断[11](P50),但是我们认为原本作为人际功能成分体现形式的“吧”“啊”用在句中时,虽然篇章功能更加突出,但同时仍带有一定的情态语义的残留。如果认为“吧”“啊”仅作为主位标记存在的话,那两者应该

可以无条件互换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张、方书中例句:

(1)厂子里生产不景气,职工普遍生活水平下降了,人人都有情绪。老张吧,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是最困难的。

(2)今天早上我特别倒霉,梳头吧把卡子弄掉了,跪在地上摸卡子又把头给磕了。

(3)其次啊,就是你们怎么相处的问题了。

(4)要不是这样啊,我们恐怕下午还到不了呢。

(5)可见啊,他这人一点儿也靠不住。

(6)顺便说几句啊,凡是没交钱的赶快把钱交上来。

(7)对于作者啊,得说得委婉点儿。

(8)我建议啊,从现在起咱们谁也不要使用这个电话了。

(9)我那儿有条被子吧,面儿稍微旧了点儿。

(1)(2)有具体的上下文语境限制,“吧”换成“啊”的话,语义上有些不自然。(3)——(8)中的“啊”也不能换成“吧”,因为这些句子带有一种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请听话人注意的语气,换成“吧”后这种情态义就会丧失。(9)中的“吧”也很难用“啊”替换。下面这些例句似乎“吧”可以换用为“啊”。

(10)原先吧,我跟她根本就不认识。

(11)这个唱歌吧,起源于劳动。

(12)我觉得吧,你特有才气哎。

但换用为“啊”后,句子似乎就带上了不同于“吧”的语气:“吧”赋予句子以一种委婉、略带迟疑的语气,而“啊”则带有主动向听话人传达信息,提请听话人注意的语气。

这种语义的不同还得追溯到“吧”“啊”基本情态语义上的差别。表现在句法上,就是常和“吧”“啊”共现的词语、它们后接小句的类型、它们常常出现的句式以及使用语境的不同。详细情况将另文讨论。

### 三、语气助词在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

语气助词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的情态表达手段,日语也是这样。但是与汉语比较起来,日语似乎更看重语气助词对人际关系的建设作用。如日

语气助词“ね”也可用于含有“确认/征求听话者同意”语气的句子中。如:

「雪はまだなんですね?」明は菜穂子の方を同意を求めような目つきで見ながら、露台の方へ出て行った。[12](P172)

(“还没下雪吧?明一边带着征求菜穗子同意的目光看着她,一边向阳台走去)

但与“吧”“关心命题的真值”不同,它关心的是听话者和说话者双方的和谐一致的关系,与命题真值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它可以用于所有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如:(1)若いのがいいね。[13](P19)

(年轻的比较好吧。)

(2)謡の会の団体旅行かね。[13](P148)

(是谣曲会的团体旅行吧?)

(3)二時か三時前だったわね? [13](P160)

(两点还是三点以前?)

(4)ほんとうに明日 歸りなさいね。[13](P80)

(真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5)人間なんて脆いもんね。[13](P109)

(人是多么脆弱啊!)

“ね”的分布说明,说话者用不用“ね”与他对命题真值的判断没有直接的联系。说话者使用“ね”并不是为了让听话者针对他提供的命题信息进行确认,而是为了征求听话者对“自己”的认可,是为了建立起双方间的一种“协议”态度,“ね”起着一种“润滑交际双方关系”的作用。[14,第六章]正因为此,日语说话者在交际的时候,频繁地使用“ね”以不断地确认对方的肯定态度,“ね”的使用很频繁,交际双方交互使用“ね”的对话场景也很常见。

在《中国からの歸国者のための生活日本語》第141页有这样一段对话,说话者“旁边的人”作为信息的提供者,虽然对信息具有绝对把握,但仍使用了“ね”。

林さん:あのうこのバス第三中学の前で止まりますか

(请问,这趟车在第三中学门前停吗?)

邻の人:このバス 行きませんね。ええど18番の川西口行きか行くと思いますよ。

(这趟车不去。18号开往川西站西口方面的车去。)

林さん:18番ですね。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8号,是吧?非常感谢。)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同是表示“要求确认”,但是“吧”与“ね”的使用出发点却很不同:“ね”是基于对听话人以及交际双方关系的考虑而选择使用的,“吧”的使用虽然客观上也具有“礼貌”的语用作用,但是它的使用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命题内容的看法和态度。或者说,“吧”是客观信息向心(object information-oriented),而“ね”是交际感情向心(interactional emotion-oriented)。

另一方面,“吧”的情态使用特点是否也可以说明,与英语等印欧语和日语比较起来,在命题表达中的“个人化倾向”方面,汉语处于日语和英语之间。日语更加注意在情感层面上的交际,英语更看重对客观世界的描写、对客观命题的交流,而汉语则介乎二者之间。

#### 四、结束语

汉语和日语中都有数量相当的语气词,在口语交际中起着重要的情态表达作用。大致说来,两种语言中的语气助词都有两类:一是基于对命题真值的判断而选择使用,如“吧、かしら”等,一是基于对交际双方关系的考虑而选择使用,如“啊、ね”等。这只是语气助词情态表达在使用动机上的不同,还有没有其他的侧面?在对其他语气助词进行个体研究和汉外对比研究之后,才可以勾勒出语气助词情态表达的全貌。

#### 参考文献:

- [1] 廖秋忠.《语气与情态》评介[J]. 国外语言学, 1989(4).
- [2] 胡明扬.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J]. 中国语文, 1981, (5.6).
- [3] 张欣. 爱又如何. <http://www.bookhome.net/xiandangdai/zhangxin/ayrh.html>.

- [ 4 ] 张晓枫. 白手帕红手帕. <http://www.bwsk.com/xd/z/zhangxiaofeng/001/001.htm>.
- [ 5 ] [日]德永直. 最初的记忆. 朱金和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 6 ] [日]仁田义雄. 日语的语气和人称[M]. 曹大峰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 7 ] 李宇明, 唐志东. 儿童反复问句和“吗”“吧”问句发展的相互影响[J]. 中国语文, 1991, (6).
- [ 8 ] 王还. 汉英虚词词典[Z].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2.
- [ 9 ] 方霁. 现代汉语祈使句的语用研究[J]. 语文研究, 1999(4), 2000(1).
- [ 10 ] 老舍. 骆驼祥子·离婚(世界文学名著文库)[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 11 ] 张伯江, 方梅.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 [ 12 ] [日]偃辰雄. 菜穗子[M]. 吴大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 13 ] [日]川端康成. 雪国[M]. 朱永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 14 ] [美]SENKO K MAYNARD. **Discourse modality—subjectivity emotion and voice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 Modality Interpretation for the Tone Particle “吧”

XU Jing-ni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induction of the main meaning of the tone particle “吧” should be based on its contributions to modality. Its mental function is to infer or assess the truth value of the proposition and demand for acknowledgement. The fact that it is often used in the imperative mood is the result of pragmaticalization of its modal meaning.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of tone particle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can also be significant in the linguistic typology studies.

**Key words:** modality; pragmaticalization of modal meaning; linguistic typology

(责任编辑 杜家贵)